

壹

我曾经被爱过。我想，是的。他们都爱过我，再短暂也是好的。

认识勗聪慧是在飞机上面，七四七大客机，挤得像二轮戏院第一天放映名片。我看到她是因为她长得美，一种厚实的美。她在看一本书。

客机引擎“隆隆”地响，很明显地大部分乘客早已累得倒下来，飞机已经连续不停地航行十二个小时。但是她还在看书。我也在看书。

她在看一部《徐志摩全集》，我在看奥·亨利^[1]。

全世界的名作家最最肉麻的是徐志摩，你知道：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……多么可怕。但是这年头中国学生都努力想做中国人，拿着中国书，忙着学习中国文艺。

真是疲倦。我打个大大的呵欠。关掉顶上的灯，开始歇睡，奥·亨利的《绿门》——男主角经过站在街边发广告卡片的经纪，卡片上写着：绿门。别人拿到的都是“爱咪公司春季大减价”。他再回头拿一张，又是“绿门”，终于他走上那间公司的楼上探险，在三楼看到一扇绿门，推门进去，救起一个自杀濒死的美丽女郎。

[1] 奥·亨利：欧·亨利，O Henry，1862—1910，原名威廉·西德尼·波特，美国短篇小说家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。

他发觉“绿门”不过是一间夜总会名字。他们后来结了婚。

一切属于缘分。

很久很久之后，我隔壁的女孩子还在看徐志摩，她掀到《爱眉小札》。我翻翻白眼，我的天。

她笑，很友善地问：“你也知道徐志摩？”

“是，是，”我说，“我可以背出他整本诗集。”“呵！”她惊叹，“真的？”

我怀疑地看着她，这么天真。可耻。

我问：“你几岁？”

“十九。”她答，睁大圆圆的眼睛，睫毛又长又卷。

十九岁并不算年轻。她一定来自个好家庭，好家庭的孩子多数天真得离谱的。

她说：“我姓勐，我叫勐聪慧，你呢？”她已经伸出手，准备与我好好地一握。

“勐？我不知道有人姓这样的姓，我叫姜喜宝。”

“真高兴认识你。”她看样子是真的高兴。

我被感动。我问：“从伦敦回香港？”最多余的问题。

“是，你呢？”她起劲地问。

“自地狱回天堂。”我答。

“哈哈。”她大笑。

邻座的人都被吵醒。皱眉头，侧身，发出呻吟声。

我低声说：“猪猡。”

“你几岁？”她问我。

“二十一。”我说，“我比你大很多。”

她问：“你是哪间学校的？”

啊哈！我就是在等这一句话，我淡淡地答：“剑桥，圣三一学院。”

勖聪慧睁大了眼睛，“你？剑桥？一个女孩子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我仔仔细细地看着她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并不认识有人真正在剑桥读书。”她兴奋。

“据我所知，每年在剑桥毕业的都是人，不是鬼。”

她又忍不住大笑。我真的开始喜欢这个女孩子，她是那么的愉快开朗，又长得美丽，而且她使我觉得自己充满幽默感。

“明天下午可以到达香港。”我说。

“有人来接你？”她问。

“不。”我摇摇头。

“你的家人呢？”她又问。

我问：“你姓勖，哪个勖？怎么写法？”

“冒字旁边一个力。”她说。

“仿佛有哪一朝的皇帝叫李存勖，这并不是一个姓。”我耸耸肩，“你叫——聪慧？”

“唔。”她点点头，微笑，“两个心，看见没有？多心的人。”

我才注意到。两个心，多么好，一个人有两个心。

“我们睡一会儿。”我掏出一粒安眠药放进嘴里。

“服药丸惯性之后是不好的。”她劝告我。

我微笑。“每个人都这样说。”我戴上眼罩。

哪天有钱可以乘头等就好了，膝头可以伸得直些。

我昏昏沉沉睡了很久，居然还做了梦，十八岁那年的男朋友是个混血儿，他曾经这样地爱我，约会的时候他的目光永远眷恋地逗留在我的脸上，我不看他也懂得他在看我，寸寸微笑都心花

怒放。可是后来他还是忘了我。一封信也没有写来。这么爱我尚且忘了我，梦中读着他的长信，一封又一封，一封没读完另外一封又寄到来，每封信都先放在胸前暖一暖才拆开来阅读。

醒来以后很惆怅。我忘了他的脸，却还记得他未曾写信给我，恐怕是因为恨的缘故。

身边两个心的聪慧说：“每次乘飞机回香港，我都希望能够把牙齿刷干净才下飞机。”

我很倦，看着她容光焕发的脸，这女孩子是奇迹。我点点头。是，刷牙。她担心这种小事。

“真没想到在飞机上认识一个朋友。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”她问得这么诚恳，相信我，勖聪慧是另外一个星球的生物，她那种活力与诚意几乎令人窒息，无法忍受。

“是，当然。”但是我没有说出号码。她把小簿子与笔取出来，“请说。”她真难倒我，只好把号码给她。

飞机下降。我们排队过护照检查处，勖聪慧与我一起等行李，取行李。我注意到她用整套路易维当^[1]的箱子。阔人。

我只得一件新秀丽^[2]。往计程车站张望一下，六十多个人排队。没有一辆车，暗暗叹口气。

勖聪慧问：“没有人接你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来搭我家的车子，来！”她一把拉我过去。

车子在等她，白衣黑裤的女佣满脸笑容替她挽起行李，放入车厢——劳斯莱斯的魅影。这次可好，姜喜宝出门遇贵人。心中

[1] 路易维当：路易威登，Louis Vuitton，简称LV，奢侈品牌。

[2] 新秀丽：Samsonite，国际著名箱包品牌。

千愿万愿，我嘴里问：“真的不麻烦？我可住得很远。”

“香港有多大？”她笑得太阳般，“进来。”

司机关上车门。我说出地址。到家门口勛聪慧又与我握手道别，司机还坚持要替我把箱子挽上楼，我婉拒，自己搭电梯。

到门口就累垮了，整张脸挂下来。我想如果我拥有勛聪慧一半的那么多，我也可以像她那么愉快。

我长长地按铃。老妈来开门。

我疲倦地说：“嗨，老妈。”坐下来。

“你回来做什么？”她开口，“有钱买飞机票，不会到欧洲逛？”

“我想念你，妈妈。”我说，“你或许不相信，但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只有我，我也只有你。”

老妈眼泪流下来。“女儿。”

“妈妈。”我们拥抱在一起。

哭完一场之后我淋浴，换上干净衣服，与老妈在一起吃饭盒。我细细打量她，她也细细打量我。我说：“妈妈你眼睛后有皱纹。”

“四十岁。”老妈放下筷子，“还想怎么样？我年年身材维持三十五、二十五、三十五。瞧你那样子，你都快比我老啦，再不节食，立刻有士啤呔^[1]。”她白我一眼。

老好妈妈。

“快乐吗？”老妈问。

我耸耸肩：“快乐？我不太想这种问题。妈妈，我都二十一岁了，我还挂虑这种问题？”

“男朋友呢？”她问：“还是那个？”

[1] 士啤呔：spare tire，即后备车胎。粤语中常借用来取笑人胖了，腰里的肥肉藏不住挤出来，形成“一波三折”的走样身材。

“你总是喜欢问这种事。”我低头吃饭，“如果我真的嫁皇子爵爷，你看报纸也就晓得。”

“我倒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她忽然郑重地说。

我抬起头，我听出她语气中有不寻常。我母女俩相依为命这许多年，还有什么不知道的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，“爹又要结婚？”

“不是他，是我。”

我缓缓吸进一口气，站起来，“你！姜咏丽女士，你！”

“是的，我。”她喝一口茶，“是我要结婚。”

“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？”我坐下来。那盒扬州炒饭就此塞在我的胸口中，像块花岗石。

“我不敢。”她坦白得要死。

“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？”我哀伤地问，“妈妈，你已错过一次，不能再错。”

“人家是人老珠黄，女儿，我是什么？能够再嫁一次，能够有机会多错一次简直是荣幸。”老妈面不改色，“他是个澳洲^[1]人，四十八岁，在奥克兰略有产业，离婚已五年，三个孩子跟你差不多大。”

“你要去澳洲？”我不置信，“跟一个澳洲土佬去澳洲？妈妈，你根本不知道澳洲是什么个样子！你不会在那种地方活过二十四小时。”我气愤地，“而且我不会来探访你，继父非礼继女的故事我听得太多，无意充当主角。”

妈妈慢慢地答：“你不来也好，我会到香港看你。”

“为什么要结婚？”我哀求地问，“为什么？”母亲用手掩住

[1] 澳洲：澳大利亚联邦，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。

脸，低声而平静：“我疲倦。”但是眼泪从她的指缝流下来。

原来这次回来是替母亲送嫁，再也猜不到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我问，声音已平静下来。

她的手仍然掩着面孔。“下个月。”

“那时我已经回伦敦了，祝你幸运。”我索然无味，“以后我再也不会回香港。没有亲人，回来干吗？购物？”

“你父亲在这里。”妈妈说，“仍然是中环最活跃的王老五。”

我冷笑：“哄年龄跟他女儿相仿的女秘书上床，中环的蠢鸡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！”

“她们高兴。就像我当年，嘿，五十年代当空中小姐是了不起的，身价不下于现在的电影明星。”妈妈脸上闪过一层光辉，“那时候哪里有人念大学，玛莉诺念中四已算学贯中西了。”

“唐璜也会老的，他又没钱。”我说，“没钱走不动路。他知道我在剑桥吗？”

妈妈摇头：“不要告诉他，省得他又动歪脑筋。”

“你防他防得这样严。”我说，“到澳洲去……是避开他吧。他还在那间航空公司？”

“唔。”老妈用手托头，“有时候走过中环，看到某个人的背影仿佛像他，都吓一大跳，急急忙忙避开。奇怪，当初脱离家庭也是为他，结婚生子也是为他。一切过去之后，我只觉得对不起你，女儿。错在我们，罪在我们，你却无端端被带到世界上来受这数十年苦楚。”

“我的天，又讲耶稣。”我打呵欠，“我要睡了。明天的忧虑自有明天担当。”

我拿出安眠药吞下，躺在长沙发上，一会儿就睡熟。每次都

有乱梦。梦见穿着白裙子做客，吃葡萄，吃得一裙是紫色汁液，忙着找地方洗……忽然来到一层褴褛的楼宇，一只只柜子，柜子上都是考究白铜柄的小抽屉，一格一格，像中药店那样，打开来，又不见有什么东西。嘴里念念不忘地呢喃，向陌生人细诉：“他那样爱我，到底也没有写信来。”还是忘不了那些信。

醒来的时候，头痛，眼睛涩，像刚自地狱回来，我的天，一切烦恼纷沓而来，我叹口气，早知如此，不如不醒。而且老妈已经上班去矣，连早午餐的下落都没有。

我想结婚对她来说是好的，可以站在厨房削一整个上午的薯仔皮，够健康。所有的女人都应该结婚，设法叫她们的丈夫赚钱来养活她们。

老妈的日子过得很苦，一早嫁给父亲这种浪荡子，专精吃喝嫖赌，标准破落户，借了钱去丽池跳舞，丽池改金舫的时候母亲与他离婚，我大概才学会走路。我并未曾好好与他见面，也没有遗憾，我姓姜，母亲也姓姜。父亲姓什么，对我不起影响。

真是很悲惨，我知道我有更重要的事去忧虑，譬如说：下学期的学费住宿与零用。

我不认为韩国泰先生还有兴趣负担我下年度的开销。我们争论的次数太多，我太看他不起，对他十分恶劣，现在不是没有悔意的。

我的学费，我的头开始疼。

电话铃响，我接听筒。

“咏丽？”洋人念成“WingLi”，古古怪怪，声音倒很和善。

“咏丽不在。”我说。

停了一停。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？我是咏丽的女儿。”

“噢！嗨！”他很热诚，“你好吗？剑桥高才生。”

“母亲告诉你我是剑桥的？”我问。

“自然，”他说，“你是你母亲的珍珠！啊，我是咸密顿^[1]。”

“你好，咸密顿先生。”我问，“你送我母亲的钻石，是不是很巨型？将来你待她，是否会很仁慈？”

“是，我会，珍珠，我会。”

“我的名字不是珍珠。”我叹口气，“你打到她公司去吧，请爱护她，谢谢。”我挂上电话。

我走到窗口站在那里。香港著名的太阳曝晒下来。我们家的客厅紧对着别人的客厅，几乎可以碰手，对面有个穿汗衫背心底裤的胖子，忽然看见了我，马上“咔”的一声拉下百叶帘，声音这么清晰，吓了我一跳。我身上也还穿着内衣，我没拉帘子，他倒先拉下了，什么意思？可能他在帘子缝那里张望着。

我留在家中做什么？我是回来度暑假的，我应该赶到浅水湾去晒太阳。

电话铃再响，我又接听，没想到老妈的交游竟然如此广阔。但这一次那头跟我说：“姜喜宝小姐？”

“我是。”我很惊异，“谁？”

“你猜一猜。”

我的天。猜一猜。

我想问：伊利莎白二世^[2]？爱丽斯谷巴^[3]？

[1] 咸密顿：汉密尔顿。

[2] 伊利莎白二世：伊利莎白二世，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，现任英国女王，英联邦元首、国会最高首领。

[3] 爱丽斯谷巴：爱丽丝·库柏，Alice Cooper，美国休克摇滚歌手。

忽然心中温柔地牵动。很久之前，韩国泰离开伦敦到巴黎去度假，才去了三天，就叫先回来的妹妹打电话问我好。那小妹妹一开口也是：“猜我是谁？”

我曾经被爱过。我想，是的。他们都爱过我，再短暂也是好的。他们爱过我。我的心飞到三千里外。

电话那边焦急起来：“喂？喂？”

“我是姜喜宝。”

“你忘了？记性真坏，我是勐聪慧。”聪慧说，“昨天我们才分手。”是她，黄金女郎。

“你好。”我说。实在没想到她会真的打电话来，我又一次被感动：“你好，聪慧，两个心的人。”

“想请你吃饭。”她说，“有空吗？出来好不好？家里太静太静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好不好？”她的恳求柔软如孩童。

“当然！”我慷慨地说，“聪慧，为你，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我开车来接你，我知道你住哪里，三十分钟以后，在你楼下见面，OK？一会儿见。”

看，有诚意请客的人应该如此大方，管接兼管送。

聪慧准时来到，挥着汗，开一辆黄黑开篷小黑豹跑车，使劲向我挥手。如果我是个男人，我早已经爱上她。

“我们哪里去？”我嚷。

“看这太阳，管到什么地方去？”聪慧笑，“来！”

我也喜欢她这一点。

我们在公路上兜风，没有说话，只让风打在脸上，我感到满足，生命还是好的，活下去单是为这太阳为这风便是充分理由。

车子停下来，我笑问聪慧道：“你可有男朋友？”

“嗯，”她点点头，“他明天从慕尼黑回来。他姓宋，叫家明。我会介绍你们认识。”

“真的男朋友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我们就在这几天订婚。”她憨笑。

我把头俯下，脸贴在表板上，太阳热辣辣的，聪慧的欢欣被阳光的热力蒸发出来，洋溢在四周围。我代她高兴——这年头至少还有一个快乐的人。

我侧着头问：“告诉我，聪慧，在过去的十九年当中，你尝试过挫折没有？”

她郑重地想一想，摇头说：“没有呢。”非常歉意地。

我点点头，我代聪慧高兴。

“我们从这里又往哪儿去？”我问。

“回家去。”她问，“在我家吃饭？”

“好。”我很爽快，总比吃饭盒好。澳洲人也许约了老妈出去。

“我介绍哥哥给你。”她说。

“他也回来度暑假？”

“他一直在香港，从来没有在外面读过书，他与我都不是读书材料。我又比他更糟，一间书院跳着换第二间，年年转学院：伊令工专转伦敦，武士德换到雪莱，我在英国六年，年年不同中学与大学，我只是不想回香港。在外头听不见母亲啰唆。”

我点点头，表示了解。“但为什么不喜欢读书？”我问，“读书很好玩的。”

她耸耸肩：“我不喜欢，甲之熊掌，乙之砒霜。你是喜欢念书的，我看得出来。”

“这完全是个人的需要问题。”我说。

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什麼，我太知道，是的，我睁着双眼，“机会”一走过便抓紧它的小辫子。

“你是怎么进入剑桥的？”聪慧好奇地问。

“我跟拜伦是老朋友。”我向她眨眨眼，“他介绍我。”

聪慧捧住头大笑：“天啊，你实在太好了，你怎么会是一个如此开心的人？”

我反问：“如果说那是因为‘信耶稣’的缘故，你相信吗？”

聪慧一怔，伏在驾驶盘上，笑得岔了气，抬不起头来。我耸耸肩。其实我说的话有什么好笑，只不过她特别纯情，听什么笑什么。

聪慧说：“我一定要介绍你给聪恕，他会爱上你，任何男人都会爱上你，真的，你的男朋友一定以吨计算。”

“我没有男朋友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如果我有男朋友，”我摊摊手，“我还会在此地出现吗？”

“那么我介绍聪恕给你，他有其他的女友，但是我与姐姐不喜欢她们。喂，你一定要来。”聪慧很坚决。

“聪恕。”我问，“你们家人两条心？姐姐叫什么？”

“聪慈。”她答，“就我们三个。”

“——聪明的人睡着了。”我笑，“这名字舒服。”

“来，我们回家吃饭。”聪慧发动引擎。

我按住她的手：“慢——慢，聪慧，你对我完全没有戒心，你甚至不知我是坏人还是好人。”

聪慧惊讶地看着我：“坏人？是坏人又怎么样？你能怎么害我？你不过是一个女孩子，能坏到什么地方去？咱们俩打起架

来，说不定还是我赢呢！”

她并不笨，她只是天真。

我点点头。

车子向石澳驶去。

聪慧说：“本来我们住浅水湾，但是后来游泳的人多，那条路挤，爹爹说大厦也盖得太密，失去原来那种风味，所以搬到石澳。我们一向往香港这边，九龙每个地区都杂得很。”

“你爹爹很有钱？”我问。

聪慧摇摇头：“不见得，香港有钱的人太多太多，我们不过吃用不愁，他有生意在做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他多大年纪？”

“比我妈妈大很多，妈妈是第二任太太，大姐的生母去世后，爹爹娶妈妈。妈妈才四十岁。”

糟老头子。

车子驶入石澳。有钱真是好，瞧这条路上的风景，简直无可比拟。

聪慧又说：“爹很宠妈妈，妈妈的珠宝都是‘辜青斯基^[1]’的。”

我诧异：“卡蒂亚^[2]的不好吗？”

聪慧笑：“那是暴发户的珠宝店，暴发户只懂得卡蒂亚。”她当然是无意的。

我的脸却热辣辣红起来。

聪慧问：“在伦敦你住在哪里？”

[1] 辜青斯基：kutchinsky，源自波兰的古老珠宝品牌，距现在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，设计极为精美，以工艺繁复著称。

[2] 卡蒂亚：卡地亚，Cartier，法国钟表及珠宝制造商。

“宿舍。”

“爹有房子在李琴公园，我有一次看见玛嘉烈公主^[1]，她有所房子在那里——我直说这些，你不觉老土吧？宋家明最不高兴我提着这些事。”聪慧笑。

车子驶到一层白色洋房前停下，聪慧大力按车号，好几个男女用人走出来服侍她。

黄金女郎。我暗暗叹气。

我并没有妒忌。各人头上一片天，你知道。不过她是这么幸运。难得是她还有个叫宋家明的未婚夫，如此懂得君子爱人以德之道。

勋家美轮美奂，不消多说。布置得很雅致，名贵的家私杂物都放在适当的地位，我与聪慧坐在厨房吃冰。就算是厨房，面积也好几百呎^[2]。

我伸个懒腰，抱着水果篮，吃完李子吃苹果，再吃文丹^[3]，再吃橘子、香蕉、葡萄。

聪慧问女佣：“少爷回来没有？”

女佣摇摇头：“没有，少爷叫把船开出去，看样子不会早回来。”他们家的女佣个个头发梳得光亮，笔挺的白衣黑裤。

厨房窗口看出去都有惊涛拍岸的景色，一道纱门通到后园，后园的小石子路通到石澳沙滩。

“看到那些白鸽吗？”聪慧说，“老管家养的。”

[1] 玛嘉烈公主：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·鲍斯-莱昂所生的小女儿，现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妹。

[2] 呎：英尺，英美制长度单位。一呎等于0.3米，一平方呎等于0.09平方米。

[3] 文丹：文旦，别名玉环柚。

白鸽成群在碧蓝的天空上打转，太美，我说：“像里维埃拉。”

“你真说得对，”聪慧笑说，“像意属里维埃拉，法国那边实在太做作，所以爹喜欢这里。”

老头子知道天不假年，能多么享受就尽量地享受。

我吸进一口气，在水果篮里找莱阳梨。

一个男孩子走进来，摔下外套，拉开冰箱，看也不向我们看一眼，拉长着脸，生着一桌人的气那样。

聪慧向我吐吐舌头。“二哥。”她叫他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倒一杯果汁。

“回来啦？”聪慧问。

“不回来我能看见你？”她二哥抢白她。

我心中冷笑，二世祖永远是这样子，自尊自大，永远离不了家，肯读书的又还好些，不肯读书地简直无可救药，勖聪恕一定是后者。

聪慧却不放弃：“二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。”

“谁？”他转过头来，却是一张秀气的脸，漂亮得与聪慧几乎一样，因此显得有点娘娘腔。

我肆无忌惮地上下左右地打量他。他还只是一个孩子。或许比韩国泰先生更没有主意，注定一辈子花他老子的钱。

聪慧诧异：“喂，你们俩这样互相瞪着眼瞧，是干吗呀？”

勖聪恕伸出手来：“你好，你是谁？仿佛是见过的。”

聪慧笑出来，侧头掩着嘴，勖聪恕居然涨红了脸的。

我惊异，这个男孩子居然对我有兴趣，我与他握手。“我姓姜。”我说。我可以感觉得到，女人对这种事往往有莫大的敏感，他对我确是另眼相看。

“姜小姐。”他搬张椅子坐下来。

聪慧问道：“这么早便回来了？”

“是。”她哥哥说，“有些人船一开出，就是朝九晚五，跟上班似的。如果不能即去即回，要船来干什么？”

我微笑，兄妹俩连口气都相似。他们的大姐应该稍微有着不同——至少是同父异母。

勖聪恕犹疑一刻，他问：“姜小姐，你可打网球？”

聪慧说：“看上帝分上，叫她名字。而且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忽然尊称人家‘小姐’的？”

勖家有草地网球场。聪慧有球衣球鞋，我们穿同样号码。换衣服时聪慧惊讶地说：“哗！你有这么大的胸脯！我以为只是厚垫胸罩。”

我笑笑。她真是可爱。

我一点儿没有存心讨好勖聪恕。在球场把他杀得片甲不留，面无人色。他打得不错。我的球技是一流的，痛下过苦功。

我做事的态度便如此，一种赌气。含不含银匙出生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，那么网球学得好一点总不太难吧。

聪慧说：“老天，你简直是第二个姬丝爱浮特^[1]。”

“笑话了。”我放下球拍，用毛巾擦汗。

“淋个浴吧。”聪慧说，“宋家明快来了，我们一起吃晚饭。二哥，你不去吧？”

“啊，不不。”聪恕有点紧张。

“这毕竟是星期日，”聪慧说，“你有约会的话，不要客气。”

[1] 姬丝爱浮特：克里斯·埃弗特，Chris Evert，美国著名女子网球运动员。